

三湾，军魂从这里扎根

夏之三湾，青峦叠翠。一尊镰刀斧头旗帜挟裹着钢枪的纪念碑，高高地矗立于群山之巅。军魂，从这里扎下根。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从文家市出发，去寻找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合适地点。当1927年9月29日到达三湾村时，原有5000多人的秋收起义部队仅余不足千人！

“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失败，重创，转移，这一连串的坎坷导致部队中许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加之旧军阔习气严重，队伍一路走来，一路有逃兵。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没有敌人来袭，这支队伍也随时会一哄而散，绝无担起中国工农革命重任的任何可能。“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如今，三湾改编纪念馆中的解说员已能够跳出历史的烟云，平静地向游客解说那段令人堪忧的岁月。但在90年前，那是绝不平静的。

“如果再无力挽狂澜之举，便有万劫不复之灾。”多年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新永县档案局局长邓智飞说。毛泽东忧心如



焚，为了改变这一情形，他多次深入部队开展调研。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善做思想工作的第一团党代表何挺颖所带连队竟无一人逃跑。这犹如一个思维引信，燃爆了毛泽东为人民军队植入魂魄的探索灵感。

于是，9月29日到10月3日，在短短不到一周的休整中，毛泽东就对起义部队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整编：缩减编制，将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其中，“支部建在连上”为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翻看1927年的陈旧黄历，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至此，军魂的确立只用了短短64天。正如老红军赖毅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按照自愿革命的原则，三湾改编后，虽然部队编制从一个师缩编成仅有700余人的一个团，但在党组织的凝聚下却让“部队更精干了，战斗力大大地加强了”。

军魂一旦坚固，这支队伍便无坚不摧。随着党组织的健全完善，党在军队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班排有小组，连队有支部，营以上单位建立党委，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

达士兵。从中外历史看，有些国家，军队指挥官甚至一个中下级军官就可以把队伍拉起来造反。但在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部队来达到其个人目的。即使是身为一大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在叛逃时也连自己的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

站在三湾看改编，军魂确立之地也是军魂坚守之地。三湾乡率先在江西省试点建设民兵连党支部，把全乡基干民兵、应急排和支援保障分队骨干纳入其中。支部书记邢镭记得，一次乡里突发山洪，40名民兵骨干紧急出动发布险情通告，全乡5000多人无一人受灾；所有本乡组织的训练，没有一个民兵索要劳务补助费，训练还一天不少；扶贫战线上，没有一个民兵致富骨干害怕吃亏，主动拉着困难群众一起致富……

6月15日，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军职干部理论培训班在三湾进行现地见学，在场60多名将军被三湾历史和现实所感动。将军们感悟：三湾改编的“根”，是强军兴军的“魂”！

（据《中国国防报》）

90 烽火岁月



长征开始



遵义会议



四渡赤水



翻越雪山



胜利会师

雪泥鸿爪忆“一曼”

4月，春意盎然。四川宜宾市白溪镇，川南丘陵。从一曼村伯阳嘴拾阶而上，山坡上盛开着油菜花。身边的村干部遥指前方：“这里便是赵一曼的故居。”

此时，黑龙江省哈尔滨下辖的尚志市，冰雪正在融化。

从蜀地金沙到白山黑水，两片远隔千山万水之地因为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寻访英雄足迹，记者试图通过亲人的回忆，乡友的叙述，去还原一个真实的赵一曼。

孙女眼中的英雄奶奶

每年清明，赵一曼的孙女陈红都和家人一起到四川宜宾翠屏山赵一曼雕塑前祭扫。

1958年，陈红出生于北京，之后来到四川与姨奶奶一起生活。赵一曼这个名字对于年幼的陈红来说还很陌生。直到第一次去赵一曼纪念馆时才把这个名字和“奶奶”联系起来。

在纪念馆里，革命、牺牲、鲜血最后凝结成墙上的铅字，后人读着，敬仰、崇敬的情感多一些，但对于陈红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纪念馆刚建成时，姨奶奶带着我去，说纪念馆里的英雄是我奶奶，我还懵懵懂懂的，觉得和自己联系不上。”陈红说，“到了高中入团仪式时去纪念馆，身边的同学都会羡慕地说，那是你奶奶啊。”

尽管未曾谋面，但赵一曼毫无疑问是对陈红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小时候陈红爱哭，一哭，最常听的就是，“你要像你奶奶一样坚强。”

2005年，陈红跟着电视台拍摄赵一曼的纪录片。沿着奶奶的足迹，从宜宾、重庆、武汉、宜昌、上海再到东北，走了3个月。“第一

次去沈阳的时候，茫茫大雪，睫毛都结了冰。我想，奶奶那时有肺病，却坚持在天寒地冻中革命。被日本人抓到的时候，大腿中弹，棉裤上又是血又是冰，但直到牺牲她都没有一丝怯懦，就义前还要来纸笔写下遗书。”

这封160多字的遗书是赵一曼在行刑前写给自己的儿子、陈红的父亲陈掖贤（宁儿）的。多年过去，陈掖贤又把这封遗书交给陈红。时间让纸张泛黄变脆，可笔迹依然清晰。

白花镇的“端女儿”

宜宾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和岷江在此合流汇入长江。这里是赵一曼成长之地。

柴刀砍断裹脚布、霍麻撵走媒婆，这样的故事在白花镇传颂至今。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曾说她“端女儿（赵一曼乳名）乃刚烈之女也。”

1951年，电影《赵一曼》公映，这部新中国最早拍摄的电影之一，风靡全国。然而观众在感动之余，对“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却无从知晓。

剧作家于敏在写《赵一曼》的剧本时连赵一曼的照片也没见过。不得已寻求“第三手材料”——来自抗联女战士、后来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她向于敏忆述抗联战士怎样

行军，怎样宿营，怎样在山里染布缝军衣，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吃乌拉草皮，这构成了于敏笔下赵一曼的战斗场景。

直到电影上映数年后，赵一曼的真实经历和身份才逐渐被还原。

原来幼时的玩伴“端女儿”就是人人敬仰的女中豪杰、民族英雄赵一曼！当村民们把“端女儿”和赵一曼对上号的时候，心里止不住地惋惜。

“一曼精神”薪火相传

作为一名地方党史工作者，胡登元从1982年开始研究赵一曼。为了最真实地还原赵一曼的事迹，他不放过任何一点线索，但凡有点蛛丝马迹，就开始去找，奔波于全国各地。

“我们研究赵一曼，就是为了让大众了解英雄，传承英雄精神。”地方党史研究者倪良端说，赵一曼这样的抗日英雄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他们应该被世人记住。

所幸这些年对赵一曼的宣传越来越重视。家乡的纪念馆得到修缮，各地组织纪念活动。馆长陈怀忠说，现在越来越多人来瞻仰赵一曼故居，推着轮椅的老人、聋哑学校的学生、幼儿园小孩，还有日本老兵专程到赵一曼雕像前鞠躬谢罪。

“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忘记历史。我们的英雄，都应该被大家了解。”陈红说，她现在退休了，有更多时间去做宣传，传承红色基因，让更多的青少年接受红色传统文化熏陶。

（综合新华社）

90 英雄人物

“虽然我的一只眼睛因为革命失明，但我始终坚信红军是光明的。”



安仲华，四川青川人，1919年出生，1934年参加红军。1935年4月，安仲华的左眼在战斗中负伤。因医疗条件所限，他带着坏死的左眼走完长征。

“最要命的是我们竟然三过草地，其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张喜选，四川巴中人，1918年出生，1932年底因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前方医院缺少人手，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卫生员，长征中随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

“我能站岗、能喂马，只要让我当红军，干什么都行！”



彭俊明，湖南桑植人，1922年出生，1934年参加苏维埃政府儿童团，1935年参加桑植独立团，同年11月，同父亲一起踏上长征路。

“强渡大渡河时，是我吹响的冲锋号。”



张生荣，江西于都人，1919年出生，12岁参加红军，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参加过湘江战役等战役战斗。红军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时，他是红一师特务连的司号员。

“长征路上，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我们从来没有气馁。”



李开友，湖南龙山人，1914年出生，1934年5月参加红军，被编在红六军团17师49团卫生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特别报道 ②